



登機門前的甜蜜時光

航班已經晚點4個小時,我漫無目的地在阿爾伯克基機場的候機樓里閒逛着。

一位老婦人倒在地上,大哭不止。她穿的傳統巴勒斯坦刺繡長袍讓我想起了我的祖母。

聽到熟悉的語言後,老婦人停止了哭泣,原來她以為航班取消了,而次日她要前往埃爾帕索的一家醫院就醫。

她跟兒子聊了聊。為了給老人解悶,我們又撥打了她其他幾個孩子的電話。

阿拉伯語和她聊天,發現他們有不少共同的朋友。接着我又打電話給我的一些巴勒斯坦詩人朋友。

不知不覺,兩個多小時過去了,老人打開一個袋子,里面都是她做的一種小點心。

令我驚訝的是,沒有任何人拒絕她。不管她們來自哪里,每個人都接過小點心,露出滿足的笑容。

我看着身邊這些可愛的人,心想這就是我想要生活的世界啊,分享和關愛戰勝了恐懼和憂慮。

一場一場的雨下過,冬天就來了。去年冬天經常來咖啡館的客人,今年冬天已經不知所踪。

這對母女是我在今年冬天遇到的。星期天的下午,窗外下着雨,她們面對面坐在桌前,昏黃的檯燈照着面前的書頁。



幸福總有缺陷

女兒十二三歲,看書很快,與其說是看書,不如說是翻書,每本書翻十幾分鐘後,便站起來換一本。

有時候,女兒會選取書中的某一個段落,讀給母親聽。母親聽完,淡淡地說,寫得真好,並不多加評論。

一位同樣注意到她們的客人,是心理醫師,他贊嘆這位母親的聰明。對於十二三歲的孩子來說,父母只需要認同,而不需要表達。

刻進去的生命

有一年,我從歐洲回台灣去,要去三個月,結果兩個月滿了母親就要趕我走,說留下丈夫一個人在遠方太寂寞了。

小小的房子里,做了好多書架,一個細木條編的鳥籠,許多新栽的盆景,洗得發亮的地。

如果細細去找,可以發現銅盤上面有字,有人的名字,有潛水訓練班的名字,有船上的錨,有潛水用的蛙鞋,還有一條海豚。

躲在廚房裏的總統

1953年7月的一天,已是美國第34任總統的德懷特·艾森豪威爾,在芝加哥的一條郵輪上,設宴款待“二戰”時跟隨他出生入死的將領們。

晚宴一開始,大家都興奮地回憶起作為盟軍歐洲戰場總指揮、陸軍五星上將的艾森豪威爾,是如何發揮他那卓越、高超、罕見的軍事指揮才能。

艾森豪威爾聽了一會兒,然後拿起餐刀,將自己面前的一大塊牛排分切成兩半。

10多分鐘後,沉浸在往昔“光輝歲月”里的將領們才發現總統不見了,於是趕緊讓服務生去找。

細藝

一個朋友對我說:“退休後要有一點‘細藝’。”

一種小小的興趣,就是細藝。退休後學點書法,打太極,拎一部小相機拍點有趣的照片。

有人從小就集郵,堅持幾十年,退休後當然可以繼續,有人收集蝴蝶標本養成了長久的興趣。

培養細藝不需太多時間,也不要太費神,行其所欲行,止其所欲止,沒有目的,沒有野心。

做人不怕忙碌,只怕無聊。忙碌逼你好好安排時間,忙里偷閑;無聊時卻不知該如何是好,坐立不安。

先去五金店買銅片,放在一邊。再去木材店買木材,在木板上用刀細心刻出凹凸的魚啦、錨啦、名字啦、蛙鞋啦等東西,成爲一個模子。

一個不太說話的男人在盤子上訴盡了他的愛情,對海的,還有對人的。

我猜,當我不在先生身邊的時候,他是寂寞的。

找到了艾森豪威爾。原來他是去把那半塊牛排送還給廚師,理由是“這塊我吃不下了,不應該浪費”。

更出人意料的是,之後,他竟然跟廚師學起了廚藝。服務生疑惑地問:“總統先生,您怎麼會躲在這個又悶又熱的廚房里?”

艾森豪威爾笑笑說:“是有點熱,但在這裡,我至少能學到一些東西,長些本領。我怕回到席位上後,自己的體重會迅速減輕,脫離地球的吸引力——他們的過度恭維會讓我‘飄飄然’。”

被重新請回宴會現場後,艾森豪威爾從錢夾里掏出一張皺巴巴的舊剪報,稱這張舊剪報已經跟隨自己20多年了。

明代袁中郎曾說:“每見無事之人,終日忙忙,如有所失,無事而憂,對景不樂,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,這便是一座活地獄。”

細藝可以填充你突然多出來的時間,不是什麼正經事,做起來又可以很正經,雖然做起來很正經,但也不必抱着一種很正經的心態去做。

人一生都應該有細藝,不必等到退休後。

人生不該在小節上浪費工夫
愈來愈不懂得客氣是怎么一回事兒。爲了禮貌,有時向人說:“有空去飲茶。”



原來人生如此簡單
有一個人去應聘工作時,隨手將走廊上的紙屑撿起來,放進了垃圾桶。

原來人生也很簡單,只要能懂得“珍惜、知足、感恩”你就擁有了生命的光彩。

原來人生也很簡單,只要能懂得“珍惜、知足、感恩”你就擁有了生命的光彩。

原來人生也很簡單,只要能懂得“珍惜、知足、感恩”你就擁有了生命的光彩。

原來人生也很簡單,只要能懂得“珍惜、知足、感恩”你就擁有了生命的光彩。

